

書人陸離

姚崢華 著

書人陸離

姚崢華 著

Q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 桂林 ·

书人陆离
SHU REN LULI

出品人：刘春荣
责任编辑：陈美玲
助理编辑：田 晨
特约编辑：梁书晓
责任技编：郭 鹏
装帧设计：麦克茜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书人陆离 / 姚峥华著. — 桂林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19.7

ISBN 978-7-5598-1836-2

I. ①书… II. ①姚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
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19）第 103080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（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9号 邮政编码：541004）
网址：<http://www.bbtpress.com>

出版人：张艺兵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湖南省众鑫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（长沙县榔梨镇保家村 邮政编码：410000）

开本：787 mm × 1 092 mm 1/32

印张：7.75 字数：124 千字

2019年7月第1版 2019年7月第1次印刷

定价：45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请与出版社发行部门联系调换。

序 一

黄子平

姚峥华“寻找”张辛欣。

张辛欣是谁？为什么要“寻找”她？张辛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坛的风云人物：她的小说《在同一地平线上》《我们这个年纪的梦》《疯狂的君子兰》等，曾引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学风潮；一九八五年，她单人骑车走读大运河，并以作家身份出镜主持《运河人》大型纪录片；她的首部非虚构文学作品《北京人——100个普通人的自述》是现代中国第一部大型口述实录作品，被译成十多种外文，在国内外产生广泛影响。她是大型演出“我们·你们”（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）的总导演、剧作者和总策划，在首都体育馆和一万八千名读者在一起，这是当代中国第一次（也是目前为止最后一次）现场展现中国重量级作家群体和作品。九十年代“选择流落”异国之后，她并未停止写作，而是尝试专栏、影评、绘本、连续剧、回忆录等全方位创作，多部作品

也在国内出版。

那么姚峥华的“寻找”是怎么回事？原来她寻找的是“失踪者”小说家张辛欣。她由此引发了她们非常有趣的反复讨论（经由互联网）：什么是小说？如今还有写小说的必要吗？小说这个创作形式，在二十一世纪究竟还有没有张力？有什么可能性？谁还在读小说？谁还会在小说这个“坑”里苦苦探索？小说是否走到了尽头？如果张辛欣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写小说“写到底”会怎样？表面看来，这是在争辩一种文学体裁在二十一世纪的前景或命运，但你会发现，其实这只是一个切入点，姚峥华对“小说家张辛欣”的“寻找”，实在是她一往情深，对八十年代生机无限的中国文学的缅怀、追索、反思和——“加入”。

于是，姚峥华的写作，也就“接力了一个传统”，成为无情流逝的文学长河里的“一粒石子”。

姚峥华的阅读是介入式的——进入文本与作者深度对话。她读《记忆小屋》，想象一个患了渐冻症的哲人，如何靠记忆度过不能动弹的漫漫长夜。这本小书的尾声部分，托尼·朱特写道：瑞士的缪伦，一处位于雪朗峰半山、风景纯净的世外桃源，乘火车或缆车可以抵达，

在那里可以俯瞰一片峡谷。二〇〇二年，托尼·朱特在一场癌症手术后曾带着家人重返，那时他的两个儿子分别是六岁和八岁。“这里是世上最快乐的地方。我们无法选择人生在何处启程，却可以选择于何处结尾。我知道我的选择：我要乘坐那辆小火车，无所谓终点，就这样一直坐下去。”结尾的这句话让译者何静芝潸然泪下，也令读者姚峥华潸然泪下。

读孙爱雪的《流浪的女儿》，她更是“哭得稀里哗啦”。“五保户”女儿孙爱雪在父亲去世三十年后，蘸着血和泪，写尽对父亲的思念。“我低微如草芥，而文字赋予生命以崇高。”姚峥华想起了自己的父亲，想起了自己欠已故的父亲“一本书”，一本应该开始写的回忆之书、思念之书。

她对于未曾谋面的作者都有如此共鸣，写到见过面、采访过或交往多年的书人，就更多了一分亲切。姚峥华带我们跟着陈丹燕，作都柏林之旅、塞尔维亚之旅，带着我们在松山茶室听戴大洪讲他的翻译之旅，带着我们一惊一乍地翻开那本“奢华的《宁文写意》”……这是立体的、逼真的、当下的阅读场景，令人难忘。

姚峥华爱读书。每写书评，又由书及人，并写“书

人”。书人（依蒲松龄的说法应为“书痴”）有很多种：写书的人，读书的人，卖书的人，藏书的人，译书的人，还有，编书的人。有几种人较受关注，其中卓然有成者，每被誉为“家”：作家、小说家、书评家、藏书家、翻译家。他们的嘉言懿行，多有著述刊载。而编书的书痴，通常就比较低调，多数不为人知。近代以来，以“出版家”或“著名编辑”名世者，屈指可数。世人每以“为他人作嫁衣裳”俗套地赞美他们的“牺牲精神”，从而大大抹杀了他们的主体性存在。我认识的一位出版家，就曾对“作嫁”说大不以为然，其唯一的理由就是：子非余，不知余编书之乐，其乐无穷。且不论策划一本书或一套书时的愿景与雄心，亦不论发现一位新人作者时的兴奋和激动，编书之乐，就在那一步一步“将人类智慧实现为书籍”的时间进程之中。

姚峥华只眼独具，多年来为书人们作“文学特写”（依太史公的体例可称为“书痴列传”），对“编书的书痴”尤其不吝深情投入笔墨。钟叔河，这位被开除公职去拖板车的右派，在茶陵农场就跟好友朱正讨论“中国与世界文明同步的问题”，琢磨晚清第一代走出国门的人是怎么看世界的，这是煌煌一百册《走向世界丛书》三十多年编辑史的起点。“一出牢门，走向世界”，钟叔河

卓具胆识，孜孜矻矻，成就了当代出版史“里程碑式”的工作。《周作人散文全集》的钩稽出版，更是非有胆识不能为之，经历了现当代政经风云的人，方能深味此中甘苦。而周作人的《儿童杂事诗》（丰子恺配图），钟叔河为之“笺释”，阐明其中的民俗学意义和思想意义，二十六年间由不同出版社出了五版，反复修订，遂“已臻不朽”，可以珍藏。

姚崢华的“书人系列”出到第六本了，真为她高兴。是为序。

二〇一八年八月七日

于北角

序 二

薛 冰

二〇一七年十月，读到姚峥华写书人书事的第五部文集《书人为伍》。这书名有着双关的趣味，既说明它属于“书人系列”的第五部，也仿佛是作者“入伍”书人的一个宣示。

与书为伍，与书人为伍，固是雅事，然殊非易事，对于女性而言尤其如此。虽然中国大张旗鼓地宣传男女平等，可是书人队中，女性数量仍大大低于男性，能持之久远的就更少。姚峥华话书记人，衡文论道，佳作迭出，每年一部新文集，如潮有信。此刻，《书人陆离》的文稿已在我的案头。

《书人陆离》共收十八篇文章，分为两辑，第一辑十五篇，第二辑三篇。第二辑三篇长文，都以钟叔河先生为主角，写《走向世界丛书》时隔三十六年终成完璧，写《儿童杂事诗笺释》历经二十六年始有定本，由新版《知

堂谈吃》说到钟先生苦心经营数十年的“知堂文类编”。她为《走向世界丛书》写下的一长串排比句——“这是一位老出版家毕生为之努力的精神硕果，是一项跨世纪的学术编辑工程，是一套来自东方的中国知识分子‘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的实录’，是一段中西文化碰撞的学术史、思想史、文化史、交流史，是一剂帮助国人‘打开门窗而又防止伤风感冒’的药散，是一份富有思想性、科学性和创造性的古籍范典，是一个几代人手牵手共同努力的出版传奇……”——表达了对钟先生的无尚崇敬。而“能让钟老活到八十六七的耄耋之年还念兹在兹的人，当数知堂老人”，又分明呈现着一种文化的传承。

仿佛与《走向世界丛书》相呼应，第一辑中有六七篇文章涉及西方文化，当然姚峥华描绘的重点在于译者与作者。“一直在潜意识里寻找一种俭约、凝炼、相对朴素却不乏优雅的美”的袁筱一，“任性地让时间站在自己的一边，不疾不徐”的戴大洪，被帕维奇“这个名字瞬间点亮”内心世界的曹元勇，“写哪个国便代言了哪个国”的陈丹燕……他们鲜活地站在我们面前，我们已然能想见他们作品的风格。

有两篇文章写到一九八六年的那一场文学晚会：“黑底红字的海报，背景虚化的剧照，上下对角赫然印着手

写体的‘我们·你们’和‘WE AND YOU’，底下印着‘文学之夜·北京·86’，颇有视觉冲击力。主办方为中华文学基金会、《中国青年报》、《工人日报》、《文艺报》、《体育报》。”“有人说，一九八六年承接了‘五四’运动启蒙精神的衣钵，把时代推向了一个新启蒙的历史时期……”她与张辛欣“在两个点上飞驰，谁，也说服不了谁”的精神交流，“完全可能自始至终充满着误会”，却为人们找寻“失踪”至今的小说家张辛欣，找寻“失落”的“批判和反思的年代”，提供了最真切的线索。

可以视为异数的，还有一篇《“父亲”二字如此响亮》。在她以往的作品中，我们或可从描绘他人的字里行间，隐约看到姚峥华的身影，而在这里，她坦然道出了自己的成长经历。她带泪阅读孙爱雪《流浪的女儿》，这本书激起了她“深切的共鸣与理解”，“我欠父亲一本书，一本大书”的负疚令她迫不及待地写下这些情深意浓的文字。然而，她敏锐地设问：人在释放自己“恨”的同时，能否做到真正放下？这也显示出茅海建所说的“旨趣差别”。

一如既往，姚峥华如数家珍，将文坛种种新旧掌故剖析给我们看，抽丝剥茧，举重若轻。不免有人会羡慕姚峥华的得天独厚。说怪也不怪，她长期在深圳主持一

家报纸的“阅读周刊”版面，诸多文人学者自然就都让她碰到了。

机遇固然重要。然而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写好他碰到的人，更不要说成为这些人的知心朋友。姚峥华曾写到詹宏志，“每天被派到某一个作家家里拿稿子，一年之后台北文坛所有最伟大的名字都认得”。无独有偶，扬之水“也是城东城西如此跑腿，与众多老先生因此结缘并修为获益，后来自成一家”。无论台北还是北京，有此类“跑腿”机会的人，绝不止这两位，但把握机遇如这两位，又有几人？可见面对机遇能否获益，还是取决于个人的修为。

作为一个记者，一个采访者，首先必须具备与被采访者对话的能力。记者没有不会说话的，但面对专业学养不同、性格心态各异的人物，如何让对方打开心扉，畅所欲言，如何理解并捕捉他们的事业亮点、思想辉光，所需要的就不仅是技巧与情商，更是学养底蕴。有些记者无论采访谁，写出的都是八卦，因为他们的皮囊里只有八卦。

写作者的心态同样重要。有的写手，面对名家前辈，习惯性地取一种仰视角度，乐于展示“赵太爷今天和我说话了”的荣幸。有的写手，遇仙杀仙，遇佛杀佛，似

乎一定要蛮横地踩到别人的肩上去，显出自己的高明。有的写手专门隐身暗处，窥察名人的鞋底下是不是粘着臭狗屎，以示自己独具只眼。有的写手对人家的文章学识尚在懵懵中，就忙着大开忠义堂，令“天下英雄皆入我彀中”。

姚峥华与她所写的名家比肩而立，推心置腹。正像俞晓群先生所说：“更喜欢她写亲朋好友的文章，禁忌少，敢下笔；因为熟悉，不必看资料，故而行文流畅，言辞亲切。”她总像大哥大姐身边俏皮而心有灵犀的小妹妹。

新闻作品最常见的问题，是所写人物的平面化、脸谱化。姚峥华笔下的人物，常令人有“转侧看花花不定”之感。花本是立体多面的，只有相应变换观察与刻画的角度，才能写出花的多面，写好花的多面。变换的流转自然，是一种风格；活泼跳荡，是另一种风格，更生动的风格。说起来轻巧，实则这与观察和思辨的能力相关，离不了悟性，也少不了磨砺。同时，度的把握也十分重要。王楨和拒写张爱玲台湾游记，让姚峥华想到：“无法说，作品之外的人情世故不可行文成章。这另一种‘人情之美’也是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愿意关注的，花边闲言、野史趣闻、道听途说，也是了解作家及作品的佐证或资料，关键是，何为切入点，真实程度的把握，有没有该恪守

的底线、分寸和原则……在很多人‘我知道’的当下写作氛围中，尽可能做到‘坐相’雅一点、‘吃相’好一点，会更赏心悦目些吧。”

姚峥华曾分析朱天心的文字，“里边有一个强烈的‘我’存在，这个‘我’有强烈的‘态度’存在，这个‘态度’有强烈的‘标准’存在，而这个‘标准’又有强烈的个人‘色彩’存在”，连用四个“强烈”，显示出一种“强烈”的喜爱。她强调朱天心的“不写的自由”：“不须为读者为市场写，不须为出版社写，不须为评论者和文学奖而写，以至可以诚实地自由地面对自身时有的困境……”这都体现了一个成熟作家的自觉。

或许，这便是姚峥华能翩翩于书人队中的诀窍吧。

目 录

辑 一

第一部分

- 白纸黑字里看杨绛张爱玲互评 / 4
- 从王祯和拒写张爱玲台湾游记想到 / 13
- 谢黄“误会”其实与《我所知道的“黄裳和止庵”》
 无关 / 21
- 《记忆小屋》里那个美好的下午 / 34
- 历史老车碾压过的圈圈年轮 / 47
- 奢华的《宁文写意》 / 53
- “父亲”二字如此响亮 / 59
- 接力着一个传统 / 74

第二部分

- 寻找“失踪者”小说家张辛欣 / 86
- 兄及弟矣，式相好矣 / 101
- 让时间站在自己一边，不疾不徐 / 110

有阳光的下午，闲闲地喝点酒吧 / 120

勇于挑战帕维奇的人 / 130

“看不见”的“客人” / 139

“网红”瑜老板 / 151

辑 二

《走向世界丛书》的前世今生 / 161

《儿童杂事诗笺释》，二十六年一部历史 / 189

野记偏多言外意——由二〇一七年版《知堂谈吃》

说开去 / 212

后记 / 227

辑
一